第 53 卷 第 1 期
2016 年 1 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3, No. 1
Jan. 2016

在叶嘉莹先生从教 7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致辞

程郁缀

尊敬的叶嘉莹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热烈祝贺叶嘉莹先生荣获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热烈祝贺叶嘉莹先生从教 70 周年!

我是北大中文系老师,《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遥想 36 年前,当年 56 岁的叶嘉莹先生首次回国讲学,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领导让我这个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协助做接待工作;我用自行车带着叶先生去游览了正在种水稻的荒凉的圆明园遗址。这些年来,我对叶先生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感谢大会让我发言,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称颂叶嘉莹先生——一是大才,二是大师,三是大家。

首先说“大才”。

叶先生家学渊源深厚,国学功底扎实,兼通中西,融汇古今,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叶先生既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儒学、小学、诸子百家等,谙熟于胸,讲论起来如数家珍;同时,又对西方文学理论、艺术思想、学术流派等,了如指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像叶先生这样将中西文化集于一身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举世难求。

我们称颂叶先生大才,还在于她不仅在古代文学学术研究方面,纵横捭阖,领域广泛,成果丰硕,著作等身;而且在诗词创作方面,也造诣精深,名篇如云,信口吟咏,咳唾成珠。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迦陵诗词稿》,多次印刷,很受读者欢迎。迦陵诗词中,不但绝句、律诗、令词、长调,清新自然,炉火纯青;而且鸿篇巨制,备见功力。其中,1974 年返国探亲旅游时,所作七言古风《祖国行长歌》,长达 266 句(其中有 4 句是长句),共 1878 个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文脉畅通,一泻而下。我们知道,在《全唐诗》中,七言歌行的名篇,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只有 88 句,616 个字;《长恨歌》也只有 120 句,840 个字。《全唐诗》中最长的诗,可能就数韦庄的《秦妇吟》,长达 238 句,1666 个字;而叶先生的《祖国行长歌》比韦庄的《秦妇吟》还长 28 句、212 个字;真可谓古今诗坛罕见,令人击节称奇——诚非大手笔、大才华不能为也!

其次说“大师”。

叶嘉莹先生一生的主要职业是教书,她自己说过:“一生从事教学工作,虽在流离艰苦中,未尝间断。”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一生清贫,著书演讲授徒。登上讲台授课,是她人生最大的乐趣;培养优秀学生,是她事业最高的追求。70 年来,她的讲台遍及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以及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若干所大学;国内叶先生讲过学的大学更多,除北大、南开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等数十所大学。特别是 1987 年,应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和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联合邀请,叶先生在当时的国家教委礼堂,举行唐宋词系列讲座,一讲数日,一票难求;盛况空前,誉满京华。

叶先生讲课口若悬河,思路清晰;资料翔实,信手拈来;思想深刻,启人心智;激情澎湃,诲人不倦;极富有感染力和启发性。我在担任北大社科部部长期间,曾经跟我们北大文科老师们议论过这样一个意思:我认为作为北大教授,都要能够不用讲稿,一支粉笔讲一天;比较优秀的教授,要能一支粉笔讲一周;杰出的资深教授,要能一支粉笔讲一月;而只有一支粉笔讲一年乃至讲一生的教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师”。——叶嘉莹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大师!这样的大师,具有十分深厚的学术积淀,厚积薄发,游刃有余;具有经过自己深入研究、反复思考而获得的“干货”,思想深邃,目光如炬。所以腹中孕育和结晶出来的珍珠,才能如“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常讲常新,永远鲜活;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最后说“大家”。

我曾在我的一篇小文中讨论过“大家”和“名家”。我以为所谓“名家”,就是在某一个领域里才华出众、卓有成就、出类拔萃、声名显赫者;“名家”只要有大聪明、大功夫就可以了。而所谓“大家”,则不仅仅要有“名家”那样的大聪明、大功夫,更重要的是要有大胸襟、大境界! 所谓大胸襟、大境界,我以为就是在考虑问题时,能够为了他人,不为自己——此乃圣人情怀;或者是多为他人,少为自己——此乃“大家”情怀。我们北大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生前曾经说过:所谓“好人”,就是“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而我们北大研制成功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对我华夏文明乃至全人类文明做出了划时代的巨大贡献的民族功臣王选院士,则退一步讲;王选院士生前说道:我觉得还可以把季老的“好人”的标准,再降低一点;所谓“好人”,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在想到自己的同时也能够想到他人,这也就是好人了——这就是大胸襟! 这就是“大家”!

叶嘉莹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家”。她在海外几十年,一直念念不忘故国故乡故土,像唐代“诗圣”杜甫那样:“孤舟一系故园心”,“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一旦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国,叶先生在《祖国行长歌》中动情地唱道:“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这是真正的大爱,这是真正的大家情怀!

叶先生的大家情怀,还表现在她的无私奉献上,表现在她的利他主义上。1993 年,叶先生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自 1999 年起,改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为了创办这个研究所,叶先生慷慨解囊,将自己的退休金的一半——即十万美元捐献出来,建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用以吸引和培养国内优秀人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普及和研究工作。朋友们,20 多年前的十万美金,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啊! 这可是叶先生一生的血汗钱啊! 为了国学人才的培养,为了学术事业的繁荣,叶先生捧出了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 这不仅仅是南开大学之幸也,也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研究事业之幸也,此乃我华夏民族复兴大业之幸也!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们知道,按照国际惯例,在国际交往的迎宾礼仪中,迎接国家元首的最隆重的礼节、最高的规格,就是鸣放礼炮 21 响。叶嘉莹先生是一位大才,大师,大家! 大才,大师,大家,就是一个大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仁者长寿的大写的人! 今天,是叶嘉莹先生从教 70 周年庆祝大会,我们应该超过上面的国际规格,鸣放 70 响礼炮,为她热烈祝贺!

再过八年,就是叶先生一百岁华诞! 到了那一年,我提议:在座的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欢聚南开大学,一个也不能少;不但不能少,而且还要带上自己的儿女子孙,五代同堂,届时让我们鸣放礼炮一百响,庆祝叶嘉莹先生百岁华诞! 祝福她老人家福寿康宁!

谢谢!

2015 年 10 月 18 日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

赘笔:

2015 年 10 月 17 日,在南开大学 96 年校庆日当天,为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修建的迦陵学舍正式启用,叶先生定居于南开园。今年是叶嘉莹先生从教 70 年,除了迦陵学舍启用仪式外,南开园内还举办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授予叶嘉莹先生荣誉博士学位仪式和叶嘉莹古典诗词教育思想研讨会。笔者应邀出席上述活动前,承蒙叶老垂青,指派我在纪念她老人家从教 70 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代表高校同行发言,于是就有了以上这个致辞。今借学报余页发表,以表崇敬之情,并存纪念之意!